

第 29 卷 第 07 期
2014 年 07 月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Leshan Normal University

Vol.29, No.07
Jul.2014

置身于距离之景观 ——中国文化旅游景观的知识考古

彭 兆 荣

(厦门大学 人类学研究所,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旅游必然包含了对景物的观赏活动, 景观学是一个在今天包含了地理、管理、园林、旅游、休闲等诸多学科和学术的交叉, 包含了古代与现代文化遗产的交错, 同时, 又包含了中西方的文化价值的交汇。厘清相关用语、符号中复杂、多元的意义、意思, 特别是中西方的差异, 对相关领域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文章尝试着做一些这方面的抛砖工作, 以就教于方家。

关键词 观景 ; 景观 ; 人观 ; 凝视 ; 园林

中图分类号 F59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66(2014)07-0054-09

Exposure to Distance Landscape ——The Archaeological Knowledge of China Cultural Tourism Landscape



PENG Zhaorong









(Institute of Anthropology,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ourism inevitably contains to enjoy the sight of landscape, and th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today includes geography, management, gardens, travel and leisure. And it combines ancient cultural heritages with modern cultural heritages, and includes the value of the intersection between Chinese culture and Western culture. It is undoubted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larify the relevant terminology, complex and multi-meaning of symbols, especially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n related field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offer a few commonplace remarks by way of introduction so that other scholars may come up with valuable opinions.

Key Words: Viewing Landscape ; Landscape ; View of Landscape ; Gazing ; Garden

题 旨

在我国, 旅游的本义可以理解为“置身于异处”。“旅”在甲骨文 (旗帜)  (从, 追随), 表示士兵们追随在飘扬的战旗下。造字本义为士兵追随

着战旗, 行军征战。金文 承续甲骨文字形。有的金文 其中 (走, 行进)  (战旗)  (从, 队伍), 表明部队扛旗行军。“游”(遊), 甲骨文 像飘扬的旗帜 下面有小孩 造字本义: 古代学子以族旗为护照, 举旗越境参观巡学。当“旂”作为单纯字件

收稿日期 2014-05-09

作者简介: 彭兆荣(1956—), 男, 江西泰和人。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教授, 博士, 博导, 研究方向: 遗产与旅游及族群理论。

后,再加“辵”(行进)另造“遊”代替,表示长途旅行。篆文增加“水”氵(河界),表示古代学子打着族旗,过河越境,四处参观学习。就字的构造而言,“旅游”都是会意字。其本义都与行旅(旅行)有关,说明在我国传统的农业伦理社会里,离家外出的主要形式是军旅或外出学习。

但是,“置身于他处”只能说明旅游实践中的身体行为和观赏现象,即只强调“形”(身体)与“意”(感受)的“距离”和“距离感”,并不足以呈现中国文化的特色。依笔者之见,“遗产旅游与文化中国”主题,即包含了文化遗产是“过去”的历史景观(时间距离),同时又包含自然景观(空间距离),而中国传统的体认仿佛山水画,需要置身于距离之中,否则,便无“景”可“观”,或有“景”不“识”。笔者提倡大众旅游“近而远之”的观赏方式,看上去这只是一“观景—景观—凝视”关涉行为和事物,实不然,这种中国山水画式的透视早已融态度、理念和方法于一体,实为一份独特的中国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heritage)。若以此观,我国现在的大众旅游大致可视为“形”之置身于异处,却未能体认“意”的距离感,未能真正体会“美在他处”的中国“山水画景观。”所以,提倡中国的遗产旅游与建立传统的景观体系互为一体。

—

当今,“景观”一词耳熟能详,因为大众旅游如火如荼,特别是“文化景观”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中的一种代表性类型,具体表述为“文化景观遗产是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的人类罕见的、目前无法替代的文化景观,是全人类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自然和人类的作品。^①同时,“景观学”在一些学科中也在不断升温,特别在那些与地理学相关的学科和研究领域中。

考释“景观”,我们发现,中国古代有“景”有“观”,却无二字连缀,《辞源》中甚至没有“景观”条。《辞海》《现代汉语词典》虽有条目,却大都是现代的解释,且将其定位于自然类型的景色,语义与“景致”“景物”“景色”相通、相似、相同。《说文解字》释:“景,光也。”我国古代,“景”即“影”,指日影,原系古天文学测日定时的一种仪器日晷,有“测景日晷”之称^[1],所谓“立等见影”即生动的描述。据说“景”为“影”的古字,彡为晋葛洪所加。^[1]从景的构词来看,“日”取意,“京”取音。所以,最早

的“景”就是根据日而来的。由于它用来观天计时的^[1],故所观之“景”涉及到我国最早时空制度——宇宙观,即通过“天象”(空间)以确定“地动”(时间)——契合哲学上的宇宙论,正如《淮南子·原道训》所云:“籀宇宙而章三光。”高诱注:“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以喻天地。”

就此,我们所观之“景”便有三种透视维度:1.空间(天)。中国古代的空间概念与“天”的神圣性密不可分,凡是重要的事务都须由天来决定,以表示其崇高性。日月星辰无疑是先民观察天象最为直接的对象。^②2.时间(地)。景原本即确定时间之法。《尔雅》有:“四时和谓之景风。”在中国,时间与方位经常结合在一起,《广雅》:“南方景风。”按,犹日光风也。欧阳修之《醉翁亭记》中有:“四时之景不同。”所以,“时”从日。《说文》释:“时,四时也。”地之四时实为天象之演,《淮南子·天文》载:“四时者,天之吏也。”《尔雅·释天》:“四时和谓之宝烛。”注:“道光照也。”《书·尧典》:“敬授人时。”马注:“羲和四子掌四时。”这说明,时间是由天象(特别是日月星辰)决定的,故自古便有“天时地利人和”之谓。3.认知(人观)。很自然,天时地利人和讲的就是“天人合一”,它既是哲学上的本体论,又是认识论,也是方法论。景的繁体原为景,其形如景,仿佛立于高处而与日同辉。








作为我国传统的文化遗产,最具代表性的测日定时的仪器,即日晷,“晷”即日影,比如河南洛阳出土的日晷,内蒙古托克托出土的日晷都有刻度,《陶斋藏石记》中称之为“测景日晷”。古代用于测日影的仪器还有圭表。“表”在此即指直立于地面,用以测日影的标杆。阮元《畴人传》有“夏至日中立八尺之表,其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讲的就是“景”(影)。所以,“景”的繁体便有“如日中天”的意象。“表”通“标”,《礼记·表记》:“仁者,天下之表也。”它既符合实景,又代表标志。一般认为日晷根据日影移动而定时,但也有认为是定方向的,尚无定论。^[1]笔者认为,其实,古之时,确定时间和方向(方位)是同一形制,时间之移动于四方,“四时”即“四方”之义(《释名》:“四时,四方各一时,时期也。”这就是宇宙观,它可以分而观之,亦可复而观之,就像我们讲“时空”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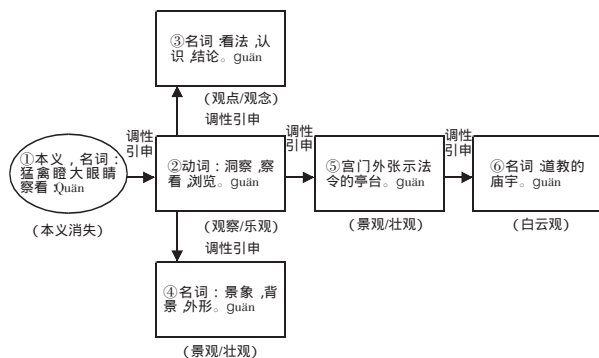
我国古代遗留的有关“观景”的天文遗址及文物很多,比如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河南登封古遗址群中的古观星台,其中的周公测景台即为代表,自周以来每在那里测日影,定冬至,古称地中。“天

地之中”即与此有关。^[2]唐开元十一年(723 年)太史监南宫说在那里古测景遗址设立石表。石表上半部表身上镌刻“周公测景台”五字。



河南登封世界文化遗产之古天文台中的日晷(彭兆荣摄)

“观”(觀)的演变经历大致如是:“瞿”是“觀”的本字。瞿,甲骨文画的是只大鸟表示夸张醒目的“眉毛”下面睁着两只大眼睛,整个字形像类似猫头鹰的大眼睛猛禽。金文基本承续甲骨文字形。造字本义是猫头鹰瞪大锐利的眼睛警觉察看。本义消失后,有的金文加“见”另造“觀(观)”代替,篆文承续金文字形。《说文》释:观,谛视也。从见瞿声。有意思的是,在衍义演变中,“观”有“观”(guàn)之“宫阙”之义,《尔雅·释宫》:“观谓之阙。”又有“道观”之名。演变顺序如《象形字典》所列:



事实上,我国古代有大量类似今日的所谓“景观”意思,却并不完全。比如我国著名的悬空寺,作为名胜,诗人李白和地理学家徐霞客都使用了“观”字加以盛赞,李白用“壮观”,徐霞客用“巨观”,而悬空寺虽名曰“寺”(实三教合一)之景,却也有“观”(道观)的含义。



李白留言



徐霞客留言

当我们了解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景”与“观”的关系后,再来看一下今天人们使用的“景观”——一个典型外来词的中文现代译用,我们发现二者异同明显,特别是具有不同的知识谱系和演化脉络。查西文词典,“景观”landscape 的基本语义为“自然风景”。今天,仍有学者坚持使用“地景”(另一种翻译),以保持以“地”(land)为本的意思和学科精髓。“景观”一词最早出现在希伯来文本的《圣经》(the Book Psalms)中,用于描述耶鲁撒冷(包括所罗门寺庙、城堡、宫殿在内)的总体景致。“景观”英文为 landscape, 德文为 Landchaft, 法文为 paysage。据考, Landscape 的古英语形式如 Land-scipe、Landskipe、Landscaef 等,同源的有古日耳曼语系的如古高地德语 Lantscaf、古挪威语 Landskapr、中古荷兰语 Landscap 等,它们的本义无不与土地、乡间、地域、地区或区域等相关,而与现代人们的认识、理解中的“自然风景”或“景色”(scenery)没有原生性关联,这些意思后来才出现,并与英语相融合逐渐演变成现代意思和意义。

“景观”进入科学领域与地理学有着密切的关联。19 世纪初,德国地理学家洪堡(Von. Humboldt)将景观作为一个科学名词引入地理学,将其解释为“一个区域的总体特征”,并提出把景观作为地理学的中心问题,这成了后来人文地理学的一个重要支撑点。1906 年,德国人施吕特尔(O. Schlüter)在“人的地理学目标”一文中主张将景观作为人文地理学的中心。^[35]自 Otto Schlüter 开始,景观被二分为自然景物与文化景观。然而, Otto Schlüter 将文化景观定义为“自然和人类社会相互融合的存在”,也就是说并不存在相互梳理、独自存在的分体,因此,这一分类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美国人文地理学家索尔(Carl O. Sauer)大力倡导文化景观学,并于 1920 年提出人类行动是制约自然环境的“环境决定论”,这一观点成为文化地理学的基础。景观在收到人类行为支配之前称为“自然景观”,而与之相对的则是“文化景观”。这一学派被称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学派。Richard Hartshorne 则对以上伯克利学派的观点提出批判,认为人类能够见到的景观是“文化景观”,而文化景观形成前的景观,也即是“原景观”,应被视为自然景观。而俄国地理学派则偏向于将它用于阐释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联系,以及自然界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将其与人文地理学和文化生态学相结合。从地理学科的角度看,“景观”主要用来描述

地质地貌属性,“地”是核心,以保持与地理学的学科本义相一致(“地理学”——Geography 原意思来自古希腊,希腊词中的“Geo”指大地,“地理学”的原意指“对大地的描述”^{[4]6-7)}。景观常等同于地形(Landform)的概念,包括:(1)某一区域的综合特征;(2)一般自然综合体;(3)区域单位等。

在学科使用上,“景观”通常指小的行政地理区划,即地方行政体,如村、镇、乡等行政体,逐渐地,语义也出现了从土地景物到审美景观的变化。1939年,德国区域地理学家特罗尔(Carl Troll)创造了“景观生态学”一词(ökologische bodenforschung,后名Landschaftsökologie)。“景观”成了某一区域、地段内以生物群体形成规律为核心的地域空间形态的概念。特罗尔特别强调“景观生态学”则是将航空摄影测量学、地理学和植被生态学相结合在一起的综合性研究。尽管在景观学派中存在景观“类型说”和“区域说”之争,但其在地理学上作为空间概念是一致的。相对而言,欧洲大陆“景观生态学”的传统比较一致,即在地理学研究方面侧重由相关作用单元组成的某一地域的整体性。^[5]

在我国,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前苏联的景观地理学思想为地理学界所熟悉,“景观”成为中国地理学的重要概念。尽管后来有一些关于景观学分支的独立研究,比如景观地球学等,但这一时期基本是在介绍景观学的概念、原理、方法与实践。就其中最重要的文献来看,景观学被认为是建立在生物地理学和土壤学的基础上,其研究主要为“地域自然地理分异的一般规律、景观学说和自然地理区划”。除了景观概念与景观学的内容之外,“景观形态学、景观动力学、景观分类、景观研究与制图方法、实用景观学等问题也被涉及”。1979年出版的《辞海》第一次收录了“景观”词条,其解释就是基于前苏联景观学的表述。^[6]

二

“景观”最为流行的中译,是由日本转道译介到中国的。据考,这个日语汉字词语是由日本植物学者三好博士于明治35年(公元1902年)前后从德语Landschaft的译语而创造的,最初作为“植物景”的含义得以广泛使用。后来,这一概念也被相关的社会学科所采纳。日本人在引进景观时,也产生了所谓“景观”与“景域”之争。由东京农业大学造园学科编写、彰国社1985年修订出版的《造

园用语辞典》对“景域”的解释是:“意指在视觉上、地理学上和文化上具有共同特征的一定地域。”就字面意思理解,日语汉字无法用一个词语对Landschaft的含义进行全面和准确的概括,这是造成后来各种纷争的主要原因。

在日本,“景观”在引入西方概念和学科的基础上,融合了日本的文化事象。景观在日常生活中用以表示风景与景色的意思。植物学者最早将Landschaft的学术用语转译为日语,之后在地理学中得到了普遍的使用。作为字义的一般用法,“景观”指代英语中的landscape,作为概念而言,则主要汲取了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Landschaftsgeographie(景观地理学)学派的知识谱系。根据田村民的研究,“景观”一词多指:1.都市之景(街道)。2.村落之景(林、田、港)。3.人工之景(通过人类的手加工而成)。从使用领域来看,“景观”一词多用于行政司法和学术用语。日本在2004年制定了景观法,却并没有从法律上定义“景观是什么?”学术上除地理学而外,景观设计学、都市工学、土木工程、社会工学、造园学、建筑学等多使用“景观”一词。

地理学,在地理学吸收相关学科发展的过程中,美国学者开始批判“例外主义”,进行计量“革命”,“景观”在地理学中逐渐不被重视。而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抬头,使“风景”这一新的用语得以导入。“景观”一词在建筑学家和都市设计家中的盛行,也使“景观”在地理学界复活。“景观”的概念归纳为以下五条:1.同时存在、相互关联、类别相异的总括(景观要素形成的整体结构)2.持有特殊形态的确定空间(强调地域性和目光之所及)3.空间中的大小阶序(与生物分类中的门纲目科属种类同)4.类型或模型5.与时间共同作用的变化。景观调查,景观调查是一种田野工作的方法,包括拍照、摄像,或是通过对景观要素的文字和图画记录、地图上的标注等调查手法,以表现具体的土地利用的景观。景观观察指除了持有观察地的知识、与当地的人进行语言沟通之外,还要了解和发现当地人群的生存样貌。因此,景观不仅仅是一种视觉的成像和模糊远眺的优美风景。地理学者户所隆列举了景观观察的7个注意点:1.不是例外和偶然的现象,而是对本质性现象的把握2.思考现象存在的理由3.寻求观察对象内部的功能性4.注意地域构造中,中心与周边的形成5.把握全体与部分的相互关系6.基础性符号的象征7.对观察事项的即刻记录和当日归纳。政策科学,提出“景观形

成与地域社区”的概念,将之延展到 scenery 的意义层面。认为所谓景观之“景”乃是一种空间性的存在,而“观”则是人对于所见之物的印象感和价值观,二者之和可视为地域视觉的特性。民俗学,日本民俗学建筑学会编刊的《日本生活环境文化大事典中》,将景观定义为“自然环境与建筑物、道路、桥梁等土木建筑物的合构”。造园学,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集《人造景观》(“The man-made landscape”)中,强调人类利用自然之力对地球表面景致的影响与施予。造园学中景观的构成要素分为三个部分:1.土地与其相关(地形、气候、植被、土壤)2.构造物与建筑3.人群。“景观”包含了作为凝视之“物”的“景”和凝视之“主体”的“人”。“景”具有地域性、全体性(综合性)、公共性;“观”具有多样性、生活性、参加性。同时,景观是人类对自我周边环境理解、认识的一种方法,强调从视觉中得出的特定的意义和价值。现象学表述为“被体验的空间”,在看到景观的实际场景之同时,过去的经验和持有的信息将景观在思维中构造浮现,这被称为“景观信息”。在这一领域中,景观被表述为:1.以不同景观表示他者集团的象征性场域2.实现社会性功能3.以景观象征实现组织化行为,达成人类与环境的安定关系。^③

造成对“景观”在不同的国家、地区、学科中的特点,以及在译介时的差异,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在西方国家概念谱系有一个演变过程,其中有三点很重要:1.“景观学”的知识来源本来就是多元的,比如德国的地理学和荷兰的绘画美术都在景观的“知识考古”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2.景观建筑将风景画、自然风景园和风景艺术引入城市的现代城市园林,成为一种具有“造型艺术”——特别是与园林造型相结合的鲜明特点;3.景观学的学科化过程,形成了 Landscape Architecture 学科(LA)。这些特点到了我国,又产生了“本土化”的特色性的演变。实际上,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地理学意义上的景观并没有成为中国 LA 学科的术语,从中国学科的教育史来看,LA 早先被翻译为“造园学”,与我国传统的“园林”结合较为密切;人们也都是以“风景”注释和解读,而不是将其作为地理综合体的含义。就时间而论,景观(Landschaft)一词较早成为汉字进入中文语境,但迟至 20 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才逐渐进入 LA 学科,并根据景观进入 LA 学科的情况,将其划分为 5 个阶段。

今天,“景观”一词已经成为中国学科,即风景园林学科的一个词语。一方面,景观一词被认为与国际上 LA 的学科发展相吻合;另一方面与我国的“风景园林”对接。在中文语境中,LA 学的景观概念与地理学、生态学的差别较大。LA 学科的景观偏重视觉的“景象”、“景物”等含义。地理学“景观”的基本定义是“具有地表可见景象的综合和某个限定性区域的双重含义”。生态学的“景观”有两种类型:一是直觉的,认为它是基于人类尺度上的一个具体的区域,即具有数千米尺度的生态系统综合体,包括森林、田野、村落等可视要素;一是抽象的,代表任意尺度上的空间异质性,即它是一个对任何生态系统进行空间研究的生态学标尺。^[6]

从文化景观遗产的角度看,园林景观属于最有代表性的景观遗产,包括出于美学原因建造的园林和公园景观,和与之相关的其他概念性建筑物或建筑群。而今天在管理学中所说的“景观”最贴近我国古代实景的是园林。“园林”在我国古代是一个名目繁多,形制复杂的体系;与之存在关系,或同质异称的有园、圃、苑等。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的园林与“台”存在着关联,因为祭祀神灵的需要,《水经注》中鹿台的别名为“南单之台”,单的甲骨文为𠂔、𠂕,在武器“干”𠂔、𠂕的末端各加一个棱形圈,表示置于机械装置、用于发射的石球或石块。有的甲骨文𠂔、𠂕将“戈”表示手柄的一横指事符号写成“口”𠂔或“日”𠂕,表示装石头的套子。金文𠂔承续甲骨文字形𠂔。篆文𠂔变形,“干”形消失。有学者认为单的甲骨文为竿,是古代天文学测景所用的器物,所谓“立竿见影”。所以我国古城的建筑有“单”的形制(比如北京城有“东单”“西单”等),目的是用于观察日影,测量时间、方位和定节气。由此,历史上的“台”与“圃”的结合,成了中国古典园林最初的源起。^{[7]4-5}

园林的历史演化大体是沿着这样一个线索:商周时期多称“圃”、“苑”,两者的意思大致相同;《说文》:“苑,所以养禽兽圃也。”“园”在古时虽然与“圃”、“苑”相似,细节却是不同的,《说文》释园,“所以树果也”。也就是说,按照许慎的意见,“圃”、“苑”是圈养禽兽的,而“园”是种植林果的。当然,在现实中,有林木便会有禽兽,表明自然景色优美;所以,中国古代把那些有果木花卉繁茂、野兽飞禽活跃,供帝王游玩、狩猎的地方叫游圃,其实,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游园”。古时天子、诸侯都有圃,只是范围和规格等级上的差别。汉代以后更广

泛地使用“苑”、“园”等。就表述来看,“园林”一词见于西晋,西晋诗人张翰《杂诗》句:“暮春和气应,白日照园林。”唐代以后,“园林”一词出现较多,主要指嬉游场景。这些不同时代的名称翻成英文皆可作 Landscape Garden。共同特点是:在一定的地段范围内,利用并改造天然山水地貌或者人为地开辟山水地貌、结合植物的栽植和建筑。

中国的园林文化传统自成定制,萌发于商周,定型于汉,成熟于唐宋,发达于明清。它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商周时期,帝王粗辟原始的自然山水丛林,以狩猎为主,兼供游赏,称为苑、囿。春秋战国至秦汉,帝王和贵戚富豪模拟自然美景和神话仙境,以自然环境为基础,又大量增加人造景物,铺张华丽,讲求气派。帝王园林与宫殿结合,称为宫苑。汉代是造园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时期,中国自然景象园林体系就是在此时定型的。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文人参与造园,以诗画意境作为造园主题,讲求诗意。两宋至明初,以山水写意园林为主,注重发掘自然山水中的精华,加以提炼,园景主题鲜明,富有性格;同时大量经营邑郊园林和名胜风景区,将私家园林的艺术手法运用到尺度比较大、公共性比较强的风景区中。明中叶至清中叶,园林数量骤增,造园成为独立的技艺,园林成为独立的艺术门类,私家园林(主要在江南)数量骤增,皇家园林仿效私家园林,成为私家园林的集锦。造园法则成熟,出现了许多造园理论著作和造园艺术家。到了清末,造园理论探索停滞不前,加之社会由于外来侵略,西方文化的冲击,国民经济的崩溃等等原因,使园林创作由全盛到衰落。但中国园林的成就却达到了它历史的峰巅,其造园手法已被西方国家所推崇和摹仿,在西方国家掀起了一股“中国园林热”。中国园林艺术从东方到西方,成了被全世界所公认的园林典范,世界艺术之奇观。

我国古代园林景观对日本的“园林艺术”有巨大的影响,并逐步形成了日本的园林风格,“明治维新”后与景观学相融,反过来又对中国园林文化产生影响。同时,以促使学术界对园林的学理展开讨论,比如中国园林的起源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早期有的城邦,即“国”与“野”的对立。一种观点认为,“园林”在原初时期,主要的功能是果园和驯养动物的畜栏,传说中的黄帝“悬圃”可能属于这种性质。^{[8]4-6}可以为证的是公元前12世纪,殷王就建了种植刍秣之类与豢养动物的“圃”。一种观点认

为,早期有“圃”、“苑”等都是高出平地的“台”、“丘”、“坛”等,初祭祀的功能,后转化为“游览休憩”的园林设置,并逐渐与皇家宫殿建筑相融合,并形成了特殊的管理形制。^{[8]9-12}学科上,这一特殊的融建筑、艺术、美学、休憩、观赏、养身,包括今日的旅游于一体的园林,一般称之为“造园学”。而我国“造园学”则又受到近代日本园林艺术的影响。

需要强调的是,诸如园林这样的自然景观,所贯彻的主导价值是“天人合一”,也可以说是我国文化遗产的根本。中国古代的园林建筑艺术的形制首先都必须满足“天地人”同理同相。换言之,中国的“观景/景观”与“观人/人观”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独特的中国式的“人观”。所谓“天文-地文-人文”都与“观”有涉。我国的中医、相术(包括占星、风水等)亦重“观术”,比如我国传统的大夫看病之法称为“四诊”(four diagnostic methods)(望闻问切)。望,观气色;闻,听声息;问,询问症状;切,指摸脉象。“望”首屈一指,看相与把脉是医生诊断的基本手段。大夫根据病患所表现出的“相”进行判断。有趣的是,看诊与中国的相术存着一些关系,大夫坐诊看病,相士看人相命,不过两者走到不同的道理上去。中国式的“观景-景观”掺杂着中国智慧、中国精神、中国知识、中国技术,也包含着曾经被称作“迷信”的东西。就“相术”而言,传统的相术主要分为人相、宅相和星相;人相又以面相、骨相和手相为熟知,形成中国式“观人”之“人观”。中国的各种相术无不围绕“人”与“相”进行,哪怕是“宅相”和“星相”(按《易经》所记,天文即天象。^{[1]自序})也脱不去人为和为人的干系,因为“天文-地文-人文”是一个共同体,是“天人合一”的照相,所以,“观人/人观”是一种特殊的互观结构,也不啻为“观景/景观”的镜象与照相。

三

无论“观景”还是“景观”(这不是简单的“动词”与“名词”间的差异),都涉及到人们看事观物的方式和态度,即人之主观投视于客观之上的结果。它与今日学术界热议的凝视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凝视作为一种“观看”方式,“凝”的本义是指水的凝聚,故《说文》释:“凝,水坚也。”所以,“凝视”指一种聚精会神的观看,因此《广雅》又说:“凝,定也。”实际上,凝视的“观法”决定了“景”的差异和效果,其中“主观/客观”、“形/色”、“内/外”、“想象/真实”等等之妙谛皆脱不了一个“观”字。所以,即使

是自然遗产也是人之客“观”,无论主观客观,都不过是人们“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9]548,552}当然,更神奇的观法莫过于“观世”,如“观世音”,既“观世”,又“观音”,可以超越“形”的界限。

西方在“观”的理解和解释上与我国传统相去甚远,认知上与中国完全不同,其中重要的差异在于,将其置于生理,即“视觉”层面。老柏拉图在《提麦奥斯篇》中说,神发明了视觉,并把它赐予人类,使人们认识到理智与“天”、“神”的关联,天神分化人类的身体与理智。理性于心,视觉于身,心智对应神性,五官对应身体,前者高而后者低。人类通过身体力行的习得与积累,可以接近真理,分享理性,体验“理想国”的美丽景观。而哲学家管“理性”,一般的人徒任由“感性”。最有意思的是他的“影子说”。^{[10]69-71}这里的“影”与我国古代的“景”没有关系,他说的更接近于“心视”,怨不得人们习惯性地将他投放到“唯心主义”行列。亚里士多德反其师之道,确认人的视觉(观察和认识)的特殊能力乃客观、本我,他在《形而上学》中将其归到唯物主义范畴。

无论作为“观景”还是“景观”,“凝视”都是一种方式,也因此成为讨论中绕不过的话题。这也是近来“凝视”理论之升温的一个重要原因。“凝视-镜像”理论的盛名者是拉康。在《镜像阶段:精神分析经验中揭示“我”的功能构型》中,他借生物学原理说明镜像中自我的不完整性和虚假性。他以婴儿“照镜子”为例,婴儿以游戏的方式在镜像中自我玩耍,与被反照的环境之间形成特殊的关系,藉以体验虚设的复合体与这一复合体所复制的现实世界。婴儿的身体、动作与环绕着他的人和物形成了特殊的镜像。拉康的结论是,在“前镜像阶段”,婴儿处于最初的不适应和动作不协调的“原初混乱”之中,对自己形象的认同是破碎的,不完整的。但是,镜像如一出戏剧,自我的行为仿佛无意识的编导,把自我身体形象的“碎片”置于所谓的“整形手术”的整体形式中,使自己的“异化之身”呈示于镜像之中,造成自我的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的断裂。自我为自我的镜像所分化、分裂、分解。

如果说拉康的“凝视-镜像”分析模式在心理学、精神分析方面确立了人的自我分裂的景象的话,福科则在凝视“暴力”理论方面成为先导。具体而言,“观”必涉及到生命和感受和身体的体验,它既是自我的主观呈现,也是被“权力”甚至“暴力”

的对象。在这方面,福科无疑是运用凝视于“话语”在知识考古方面的大师。他将“凝视”看作现代临床医学的基本特征并类同于社会。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他发现医生“看病”即属于“凝视”,临床医学是以一种新的凝视权力形成的,临床医学的“凝视方式”呈现几种分析视野:首先,“凝视”是一种特殊的观看方式,即在临床医学场景中医生对病患施予的特别的、专业化的行为。其次,“凝视”衍化为一种具体的、有形的、充斥于社会的、象征化的权力关系和软暴力。再次,是社会组织化、系统化的社会作用力,即一种看不见,却处处存在的力量。福科以其独特的眼光洞见,某种具体的、有形的、生理的行为所潜伏着的、具有明确指向性的价值主导方式。

在《临床医学的诞生》出版12年后,福科的另一部讨论“监狱的诞生”的著作《规训与惩罚》问世。继承凝视权力传统,福科眼中的“监狱”成为囚禁者的另一种“凝视”——全景敞视:四周是一个环形建筑,中心一座瞭望塔,每个囚室都有两个窗户,一个对着里面,与塔的窗户相对。在隔绝的空间里,每一个囚禁者都被限制,没有自由,他们每一个细小的动作都被监视。^[11]不同的层级监视与监狱制度相配合,也与权力的等级体系相配合,有效地保证监督者的凝视效果。在监狱里,对于囚禁者而言,被绝对权力控制的方式经常通过暴力加以实现。在福科眼里,“凝视”与“全景敞视”词语转换,成为凝视暴力的表达,而“规训”和“惩罚”成了介体。权力与暴力的表达存在于有形/无形、直接/间接之间。福柯在对医院、监狱,甚至学校——学校在相同的意义上也是一个监视机构——制度性知识考古中,将社会对人的规训和惩罚置于“全景敞视主义”的“凝视”之中。这种后果是:“在被囚禁者身上造成一种有意识的和持续的可见状态,从而确保权力自动地发挥作用。”^[11]

近些年来,凝视理论又有了发展,尤其是全球旅游风尚使“景观”倍受关注,“凝视景观”遂成旅游研究的一个“关键词”,呈现愈演愈烈之势,竟然成为一处“新景观”。“游客凝视”的始作俑者当数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厄里(Urry),他移植福科的“医生凝视”于游客分析,其代表作《游客凝视》(此书自1990年出版以来,迄今为止已连续再版十次)便为一范。在主题献辞里,他引用福科《临床医学的诞生》一书中的话,诊所大概是人们第一次试图用科学的眼光,通过检查和做出诊断来确定治

疗过程。它已不再是任何观察者的看法,而是医生从不同的个体范畴所得到的授权和判断。在现代医学构造中,“凝视”成了医学话语和实践对象,即看与被看的关系建构。而“游客凝视”与“医生凝视”同中有异:同者,看与被看是一种关系的建构;异者,医生凝视为俯视,而游客凝视为平视。^{[12]1-2}

之于景观,观景为要者,对于人文主义地理学而言,“对景观中意图的研究并不是某种易受实证主义分析影响的东西”。^{[13]148}也就是说,景观本身包括着极其复杂的个体性的主体化影响,因此,“游客凝视”宛若“望花筒”般景观的主体投视,形同游客随身携带的照相机。“凝视”从身体的观感转化为焦距的变化,形成不同的影像。“游客的凝视”与“医生的凝视”不同,它不是单向的、俯视的、权力化和暴力化视野,而是通过各种不同的场域、场所、景区、景点合成的视野,包括个体、群体、环境、语境、知识、体验视野的转换和变化。厄里因此认为,“视野是旅游的核心”。^{[12]13}游客视野中的景观成为“被创造、被再造和被争夺”的产物。“游客凝视”的对象是景观的客体化,其本身又构成景观的有机部分。景如镜,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主位与客位相属、相共、相惜,形成“互视结构”。它包含了游客对景观的主观体认、旅游动机中的预期,游客对景观认知的个体性实践,以及投视者的背景差异和主客相兼相融的特性。

“凝视景观”,景观是凝视的对象性产物,但凝视又何不可为景观本身?西语中“景观”(landscape)原本为一个“主体-客体”“主观-客观”的交织体。Land(地)的存在与scape(观)的行为,主客同构。中文中“景观-观景”同构,为事实上的“互视结构”。游客不仅强调自己的“眼光”对景观的投视,也包括客体的“眼光”反射游客的镜鉴。可是,一个简单的物理现象告诉我们,贴近镜面人们的眼睛是无法看到镜像的,人们之所以能够看到镜像,是因为将对象与镜面保持一段距离。中国目前的大众旅游被认为处于“初级式”的观光。搜索“观光”,答案最统一者为《周易·观卦》“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可译为观国之风光,宜于作国王的宾客)句之简化。“观”在易经中是一个卦名,“观”即

“光”。所以,事实上,今之“观光”实为同意叠用。

就出典而言,“观卦”六四之象为“天元”,即为“王”,这就是爻辞上所说的“利用宾于王”之意。难怪程颐说:“观莫明于近,五以刚阳中正居尊位,圣贤之君也,四切近之,观见其道故云观国之光,观见国之盛德光辉也。”有意思的是,为“王”(主)者何以“尚宾”?按照本卦的变爻六四看爻辞“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象曰:“观国之光,尚宾也。”(译文:六四,观看国家壮丽辉煌的大气象,有利于成为君王的宾客。《象传》说:“观看国家壮丽辉煌的大气象。”这说明六四是君王的座上宾。)(《朱子语类》)记有朱熹答疑弟子时说,六四于“大观”之时,最接近君王,故有“亲近”的意思,这也是“观礼”来表示。^{[14]195-196}所以,后来的“尚宾”成为接待国宾的礼遇,具体的行为就是带领外宾观看代表国家的风景,这也成为我国礼仪之邦的一个重要的传统。

“凝视”作为“观”的一种,最贴切的即古代的“观”,《说文》释之这“谛视也。”同时出是帝王之象,以及古代天子、诸侯宫门外张示法令的地方也被称为“观”。作为“礼仪”之事,正如《礼记·礼运》所云:“出游于观之上。”所以,观景是一件极为复杂的事情,“凝视景观”包含本义、衍义、此时/彼时、历时/共时、此处/彼处、我者/他者、现实/超现实等多种二元结构,甚至是多元交流和交通的机制。在旅游中,游客在对景观的期待和选择已经包含客观的因素;反之,景观的客体中也包括了人类原已投射的主观因素,是一个人类主观附丽于客观的历史场景和事物。景观在现代旅游中实现了“互视结构”的多种意义和效益,包括借用、对话、交流、交通、累加、融合、创新等。

“景观”之美取决于“观景”之法,代表者当数“凝视”。这一种特殊“定神之观”,有我、有他、有主、有客,景中有人,人中有景。若要比况,中国自古就有“七观”说,谓观义、观仁、观诚、观度、观事、观治、观美。^④是全观、全景也!无论做何“观”,都需要适度的“置身于距离之中”。之于当今旅游,多数以置身于景为体识,却忘记了“距离产生美”这一朴素的道理,而中国式“风景画”的透视原理对于我国现代旅游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启示。

注释:

①“文化景观”这个概念于1992年12月在美国圣菲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6届会议时提出并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中的。从此,世界遗产被分为: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自然与文化复合遗产和文化景观。文化景观代表《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第一条所表述的“自然与人类的共同作品”。

